

CLOCK
2010.11.26 14:59

D E R A I M L E T N

Priest
作品

脱轨

晋江超120亿积分
大神级作者Priest
励志小说经典之作
[站着，才有睥睨世界的气势]

全文精心修订
新增独家番外
附赠精美记事本和海报

当你做出选择
便开启了无数的平行时空
以及无数分道扬镳的命运

假如这命运是一无所有
无法忍受，要按下放弃按钮吗？
已然失败，一切结束了吗？

[不，此刻，正在故事的起点]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D

I

M

L

E

T

N



脱 轨

Priest

作品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脱轨 / Priest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11 (2017.2重印)
ISBN 978-7-5502-8958-1

I. ①脱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261252号

脱轨

作 者: Priest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牛炜征
封面设计: 砚 川
版式设计: 刘珍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382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2
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958-1
定价: 3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意外 / 001
- 第二章 平行空间 / 019
- 第三章 美发店 / 053
- 第四章 废柴的奋起 / 081
- 第五章 征程 / 161
- 第六章 涅槃 / 241
- 第七章 大赛 / 285
- 番外一·蒋博 / 339
- 番外二·祁先生的奋武 / 343
- 番外三·浮生若梦 / 347

脱
轨

/ 第一章 /

C h a p t e r 1

意 外

—
—
那是个让人昏昏欲睡的下午，工作日，天气阴沉。

整个城市同冷空气搏斗了几次三番后，终于还是败下阵来，丧家之犬似的准备滑入一个漫长的冬天里。

街上人车稀疏，都是匆匆而过。

一辆红色越野车停在街角，车里走出一个年轻姑娘，二十五六岁，挺漂亮——本人长得有六七分漂亮，妙手妆容一化，成了十分的漂亮。她身材高挑，上身穿着应季的新款小斗篷式披肩，光腿穿短裙，手里拿着个新手袋，时髦得像刚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的，跟满大街苟且在棉衣羽绒服与松垮秋裤里的路人完全是两个物种。

她锁好车，借着车里的暖气，悍不畏寒地迈开两条大长腿，走向街角的一家咖啡厅。

咖啡厅布置得很用心，门面装潢让人眼前一亮，被对面婚纱影楼的摄影师看上了，正在这里取景。拍照的新人冻得活似一对掉毛鹤鹑，在镜头下一起强颜欢笑，镜头一走，立刻抱在一起瑟瑟发抖。

穿短裙的长腿美女经过，既没有看摄影器材，也没看新郎，将一千人等都当成了布景板，只重点盯了新娘一眼，见此新娘子长得腰圆腿短脸盘大，她才仿佛放了心，愉悦地将下巴抬高了两分，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。

她轻车熟路地推开咖啡厅的门，态度熟稔，也不见东张西望，大概是个常客，但进了门却并不立刻往里走，微妙地在门口停顿了一下，不慌不忙地伸出两根手指，借着反光的玻璃门将自己的额发微整了一番，保证每一根都歪斜得恰到好处，这才将双手一起搭在手袋上，置于身前，端庄优雅地等着人来招呼。

这姑娘的两眼微垂，本来是个杏眼长眼角的温婉相貌，但此时静立门口，却无端显出几分旁若无人的自矜来。

店长本来正在给咖啡拉花，被旁边的服务员提醒了一声，转过头看见她，脸上立刻露出笑容：“晓媛来啦？”

店长说着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亲自迎到门口，亲热地拉住那美女的手腕，嘴上还没忘了把客人恭维一番：“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——但是不冷吗？咱们这么瘦又不扛冻……要不今天就坐有阳光的地方吧，暖和暖和？”

来店里的这位美女名叫江晓媛，是咖啡店长冯瑞雪的中学同学兼好友，小时候两人是同桌，长得都不错，学习都不行，臭味相投，玩得挺好。两人在高考考场上“同生死”，一起考了个完蛋的分数，结果却没有“共命运”——因为江晓媛比冯瑞雪多了一个有钱的爹。

江晓媛被她爸送到了国外，上了一所花钱就能进的野鸡大学，学习“陶器艺术研究”专业。

冯瑞雪则因为家境不好，放弃了学费高昂的三本大学，进了当地一所专科学校。

四年中，两人过着截然不同的日子。

江晓媛每天跟一帮狐朋狗友出去鬼混，成功地释放了她被应试教育禁锢的灵魂，将不学无术进行到底——毕业设计时，她本想做个“艺术杯”敷衍老师，不料手一哆嗦，材料放多了，就临场改成了欧式花瓶。然而花瓶的工程巨大，做了一半，她屁股也麻了，手也酸了，遂没了精雕细琢的耐心，江晓媛当机立断，一掌挥下，把花瓶压扁了，一个不规则不对称的趴地器皿就此诞生。

导师拿着她的大作端详了五分钟，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开口询问江晓媛这是何方妖孽。江晓媛本想大言不惭地回答说这是个烟灰缸，谁知由于不抽烟，“烟灰缸”一词不是她的日常用语，她一时想不起来外语怎么说，只好临时改口：“一个碗。”

导师与她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，感觉自己又被这帮傻×富二代开了一回眼界，秉承着“给钱的是大爷”的原则，他给了她一个富有反讽意味的高分评价：

“打破规则，有尖锐棱角，颇具先锋艺术的反叛精神。”

该评价配合实物食用效果最佳，反正谁看谁知道。

就这样，江晓媛带着她的先锋艺术烟灰缸学成归国，中间还生出一番波折——由于她的先锋烟灰缸造型太过奇诡，险些被机场安检扣下。

而这时的冯瑞雪已经在社会上磕磕绊绊地打拼了几年，学了一手西点烘焙的好手艺，还考下了咖啡师，最重要的是，她学会了一手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的绝活。同学会上再相见，虽然物是人非，但冯瑞雪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成功地套回了和江晓媛的交情，从她手里拿到了五十万的启动资金，开了这家咖啡厅。

这笔投资是江晓媛这辈子花过的最值的钱，冯瑞雪肯做事，手艺好，善于包装和钻营，很有管理天赋，朋友圈里流传的什么“本地最好吃的十家咖啡甜品店”之类软文里总能有她家的身影，两三年就做出了品牌，还开了一家分店。现在江晓媛已经从她这里收到过一笔不小的分红了。

冯瑞雪把股东江晓媛带到了店里最阳光灿烂的一张桌前，亲自做了她平时喜欢的饮料和点心，端上来陪她坐着。江晓媛的态度却不同寻常地冷淡，也不看对方，目光飘飘悠悠地落到了隔壁桌上。

冯瑞雪打量着她的眼色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讨好问：“你怎么这时候来了？上班又摸鱼？”

没错，江晓媛是有工作的，她是个写字楼里的小白领，属于毫无技术含量的低端脑力劳动者，税后月工资三千五百块，是她月平均开销的二十分之一。

这份工作是她爸不想让她年纪轻轻就游手好闲，硬逼她去的。老板是她爸的朋友，也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，万万不敢对她委以重任，只是养在办公室里，跟长得张牙舞爪的绿萝一起当吉祥物。

幸好，江晓媛虽然不干活，也不给别人捣乱，她上班就在办公室玩电脑，不高兴了就开车跑出去玩。

江晓媛吹了吹咖啡上的泡沫，格外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今天懒得去了。”

好像提起的不是她的工作，而是约的美容美发。

“小心烫啊，”冯瑞雪习以为常地递了一张餐巾纸给她，“其实我觉得你爸让你上班是对的，人总得干点什么吧。”

江晓媛听了这话，抬起头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冯瑞雪。

冯瑞雪莫名其妙：“看我干吗？怎么了？”

江晓媛用两根手指拎起餐巾纸，指甲红得触目惊心，她有些做作地擦了擦嘴角不存在的污迹，手指微微一顿，仿佛想好了对策似的，将她暗自揣着的恶意向冯瑞雪释放了出去。

“我又不缺钱。”江晓媛说，“不缺钱干什么工作？我就不相信什么热爱事业，人从骨子里就是好逸恶劳的，什么工作狂，那不都是穷的吗？”

冯瑞雪漂亮，会说话，讨人喜欢，虽然学历不怎么样，但是做事的能力足以弥补，可谓是个十全九美的人，唯一一点遗憾，就是她家庭条件很一般——她爸卧病多年，她妈小学没毕业，平时替人打零工补贴家用。这也是冯瑞雪一直以来的心病，总觉得自己出身不好，即便将来发达了，也只能算是个不上档次的暴发户。

江晓媛跟她认识那么多年，对这些事当然心里有数。

此时，要是冯瑞雪再听不出来江晓媛是故意的，她就实在不配从事服务业了。店长那可掬的笑容不可避免地停顿了一下：“晓媛，你是不是……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？”

江晓媛皮笑肉不笑：“没有。”

冯瑞雪：“没有就好——你看你新买的包多好看，不便宜吧？你这种白富美要是也每天不高兴，就没天理啦。”

江晓媛的目光落在崭新的手袋上，眼睛里闪过不易察觉的厌恶，她伸手按住那包，往冯瑞雪面前一推：“觉得好看就拿去吧，送给你了。”

刚才还在拿话挤对她，转眼又随手送东西，冯瑞雪有些蒙，但她很快反应过来，开玩笑地说：“真的啊？两百块钱以内我就不跟你客气了，不过要是……”

“四万六。”江晓媛面无表情地说。

冯瑞雪：“什么？”

江晓媛：“上午逛街刚买的，小票和保修单还在里面没拿出来，你可以当新的用。”

冯瑞雪被烫了一样缩回了手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江晓媛淡定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：“我说真的，我不喜欢了，你要是看上了就拿去，反正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。”

冯瑞雪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搭在桌上的双手紧张地绞在一起——有些时候，女人和女人之间，是有这种心照不宣的。

这时，江晓媛放在桌上的手机振动了起来，两人一起低头看去，都看清了来

电显示——来电人霍柏宇。

冯瑞雪嘴唇微微掀动几下，没说出话来。

江晓媛按了拒接，她十指交叉，端庄地坐在漂亮的咖啡桌后，精雕细琢的桌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像是打过柔光的画片。

“我现在不想搭理霍柏宇那个傻x，”江晓媛说，“就想听你说，冯瑞雪，你和霍柏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店长脸上的血色一瞬间消失了。

霍柏宇是何许人也？

名义上，他是江晓媛的现任男朋友，只不过她没把他当回事。

霍柏宇自称是个搞艺术的，实际是艺术在搞他。他热爱制造饼脸大肚子的光屁股小人儿，由于作品太过离奇，连江晓媛这种艺术专业出身的都无法欣赏，更别说普通群众了，总而言之，尽管他十分高产，却一直没人买账。

这男人长得眉清目秀，颇有旧电影里男主角的风流倜傥样儿，造型也很是多变，时而是随时能去收破烂的“犀利哥”，时而是眼神忧郁的文艺青年，刮了胡子能装嫩，留起胡子也会颓废。江晓媛有时会怀疑这许多的行头背后，可能是他胸腔里那颗娘炮之心在作祟——他把自己当换装芭比了。

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鬼混，江晓媛深切地认识到，这男花瓶恐怕是一个赤诚的二百五，非但拿胡闹当艺术，还丝毫不觉得自己是在胡闹。霍柏宇真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是个郁郁不得志的艺术家，时而以雕塑界的凡·高、泥潭里的杜甫自居。江晓媛纯粹是觉得看他神经兮兮地自我陶醉挺解闷，兼之霍柏宇长得养眼，才肯纡尊降贵花时间与金钱泡一泡他。

所以江晓媛来找冯雪瑞，而不是去找霍柏宇说——在她眼里，霍柏宇是个玩意儿，但是冯瑞雪好歹算是个人。

闺蜜撬男人这种狗血的三角关系一旦发生，如果爱情比友谊深厚，那么这是男女之间的事，如果友谊比爱情深厚，那就是她和冯瑞雪之间出了问题。

江晓媛面色平静，她认为自己是个大家闺秀，尽管已经先行出言尖刻，失了深层次的风度，却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优雅。

“你不用想抵赖了，没人跟我挑拨事端，那天——就上礼拜四，我把一双新买的鞋落在了他那儿，晚上才想起来，开车回去取，亲眼看见你抱着他的胳膊跟他上楼的。”

冯瑞雪的手指甲让自己掐得泛了白。

江晓媛瞥见，冷笑了一声：“霍柏宇是什么东西？跟你直说了吧，在我眼里，他还不如这个包值钱，他就是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一块垃圾鸡肋。你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脸？神神道道的灵魂？还是……”

她的话音被再次响起来的电话打断，还是霍柏宇。江晓媛眉头一皱，挂电话关机，余光瞥见桌上的咖啡，有心拿剩下的半碗咖啡泼那冯瑞雪一脸，又怕饮料溅脏了袖子。她于是把咖啡变成言语，泼了冯瑞雪一脸：“还是我所谓的男朋友这个身份？”

冯瑞雪的眼角剧烈地抽动了一下。

江晓媛心想：“哦，原来还真是这么回事。”

报复的快意与熊熊燃起的愤怒在她心里交织成了一张网，她紧紧地抿住嘴，以免自己在公共场合破口大骂，忍了半天，她才低声问：“冯瑞雪，你是有病吧？”

冯瑞雪低下头，高频率地眨了几下眼睛，苍白地嗫嚅说：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江晓媛打断她：“别，别来这套，不急着忏悔。”

冯瑞雪的神色有些惊惶。

江晓媛低笑了一声：“瑞瑞，我就想知道，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想的。”

她说“你们这些人”的时候，充满讥诮的目光特意在冯瑞雪的手镯上停留了一下——那是某名牌出过的一款玫瑰金手镯，后来被山寨成了热款，价值从二百到二百不等。冯瑞雪手上戴的这个，约莫是个中档货，讲讲价一百块钱能拿。

冯瑞雪这个人很有上进心，日子过得精打细算，在她身上出现的名牌只有两种，要么是过季打折打到两折以下的处理货，要么是神奇山寨。有时候江晓媛心里难免鄙视，只不过因为友情深厚，这点鄙视很快就被压了下去，她反而觉得冯瑞雪怪不容易的，这么多年也一直假装自己不知道或是不在意，没有对冯瑞雪提过只言片语。

直到这时，友情眼看着走到了尽头。

冯瑞雪上身微微往前倾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我对不起你，但是你先冷静……”

江晓媛截口打断她：“我没有不冷静啊。”

冯瑞雪嘴唇凝成一条线，她哑口无言了半晌，忽然破罐子破摔地长出了口气，绷紧的肩膀跟着放下来，她如同卸下了一个重担，整个人和她因为疏于保养而有些下垂的眼角一样，显得倦怠极了。

“我……”冯瑞雪开口说，“我一直在担心你会发现，昨天晚上还在心怀侥幸地想，如果你能在发现之前就跟霍柏宇玩腻了、掰了……就好了，这事就能揭过去了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“自欺欺人吧。”江晓媛说，“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是看上他什么了？还是——你是看不上我什么了？”

冯瑞雪低下头，两颊的刘海垂下来，弯成一道有点动人的弧度，她说：“如果我说……我有时候会很嫉妒你，这是可以理解的吧，毕竟……”

“你没有嫉妒我。”江晓媛再次打断她，一字一顿地说，“嫉妒不是这样的，你其实是看不上我，用这种方法嘲弄我——冯瑞雪，咱俩脸都撕破了，你何必费心讨好我？怎么，怕我把你这小破店的投资收回去？”

冯瑞雪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。

骄纵的人不见得都牙尖嘴利，不见得都会讨人喜欢，但他们通常有一种共同的本能——踩人痛处总是一踩一个准。

江晓媛无疑是个中翘楚。

冯瑞雪觉得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地在游街，一点尊严与温情都没有剩下，江晓媛那刻薄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“朋友”“合伙人”……这些体面的身份就全都舍她而去，她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摇尾乞怜者。

可是江晓媛这还不算完，她还不慌不忙地补上了最后一刀：“我还不至于赶尽杀绝，反正没几个钱，你不用担心。”

如果她暴怒、泼咖啡、撒泼打滚、扬言撤资、逼冯瑞雪还钱——那么冯瑞雪是可以承受的，毕竟这些都隐约在她预料之中，她甚至可以从江晓媛的歇斯底里中找回自己微妙的心理平衡。可惜江晓媛没有，她果然强势惯了，高高在上地只用这一句话，就非但将两个人的关系划得泾渭分明，还端起了浓郁的优越感，事无巨细地展示给冯瑞雪看。

不就是区区五十万吗？

她越是在言语上“宽宏大量”，冯瑞雪就越是痛苦不甘心——这些战术女人天生就懂。

“你给了我钱……”冯瑞雪艰难地挣扎着，开始语无伦次起来，“但那也不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你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挣来的。江晓媛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们俩到底有什么不同，凭什么你坐在宝马车上呼啸而过，我就要在寒冬腊月里骑个

破电动车，还要一路被别人在车里按喇叭？”

江晓媛意味深长地端着微笑，没有回答。说出了这句话，冯瑞雪已经输了。

冯瑞雪看见她的表情，忽然发现江晓媛就像个高高在上的公主，根本不需要朋友，也不需要霍柏宇，她要的是女仆、是玩偶，要负责讨她的开心，接受她的恩赐，还要在千恩万谢中将她的优越感双手捧起，山呼万岁。

世界上再没有比“优越感”更华美的外套了吧？她冯瑞雪就是江晓媛外套上一个点缀用的蝴蝶结。

“江晓媛，”冯瑞雪连名带姓地说，“你为什么需要保持那么多的优越感才能活下去，你想过吗？”

江晓媛没料到她绝地反击，愣了一下。

冯瑞雪：“对，你是比我有钱，你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有钱，别人朝九晚五疲于奔命，你无所事事地随便刷爆几张卡都有人帮你还，你过得比别人舒服，你会投胎，但这代表你很厉害吗？”

她突然提高的声调几乎压过了咖啡厅里的音乐，店员们都小心翼翼地看过来。冯瑞雪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感激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因为嫉妒你做错了事，我愿意补偿，但是今天咱俩要把话说明白——江晓媛，你刚才说我不是嫉妒，其实是因为你觉得我根本不配嫉妒你，对不对？”

这时，咖啡厅的门“叮”地响了一声，一个相貌堂堂的年轻男人匆匆走了进来，目光环视一圈后看到了坐在阳光下的江晓媛和冯瑞雪，他脚步一顿，像是有点着急，又好像是不敢过来。

正是霍柏宇。

霍柏宇是个细腰长腿的窝囊废，他在一边戳了半晌，终于犹犹豫豫地选择了江晓媛一边，他先是看了江晓媛一眼，目光中含着请示，等她请他这个立场坚定的双面间谍坐下。

江晓媛一见他，突然之间索然无味起来，感觉自己这通兴师问罪好无聊。

“我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扪心自问，“有必要吗？”

江晓媛一言不发地站起来，将她承诺过的手袋往冯雪瑞面前一推，仿佛推送了一团珠光宝气的分手费，看也没看那个男花瓶，大步走了出去，一路钻进了自己的车。

她从后视镜里瞥见霍柏宇急赤白脸地追了出来，干脆就连安全带也没系，车

门也没关好，在车子“哗哗”的警报里一脚踩下油门，风驰电掣地驶去了。

江晓媛的余光看见那咖啡厅门口小清新的装潢，感觉它虚伪得有些讨厌。

“哗哗”啰唆个不停的车也很讨厌。

年久失修的路段更讨厌。

江晓媛有心将这讨厌的车开到树上，直奔4S店再买一辆。而就在她这么想的时候，一转弯，一辆中型商务车好似赶着投胎一样，迎面驶了过来。江晓媛的脚还在油门上，被高跟鞋别住了转不过来，她只来得及疯狂地把方向盘往旁边打去，直冲上了道边护栏。

她真的撞了树。

二

江晓媛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扑面而来的安全气囊。气囊的弹出速度在每小时三百公里左右，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，拍死个把鲁智深也不在话下。

生死一瞬的时候，什么斗气吵架、争风吃醋，都成了不值一提的鸡毛蒜皮。

江晓媛脑子里只有一句话：“我不可能就这么死了吧？”

然而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后，预想中的剧痛却没有如期而至，江晓媛眼前突然一黑。

接着，飞驰的车辆、颠簸不平的街道、大树、惊慌的路人……突然全部从她面前消失了，她整个人离奇地失重，好像有某种神秘的力量，将她从车撞树的惊悚场景里剥离了出来。她被拉出那辆致命的车，带到一个陌生的场景中，周围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光，江晓媛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脏和动脉在歇斯底里地鼓噪。

她手脚冰凉，一身冷汗地在原地呆愣了足有半分钟，终于惊疑不定地回过神来。

这是哪里？

怎么回事？

忽然，身侧传来一声轻咳，江晓媛浑身的汗毛一齐稍息立正，本能地往旁边错了半步，八公分的细高跟不负众望地崴了她的脚脖子。一只冰冷的手在她五体投地之前攥住了她的胳膊，同时，江晓媛也看清了面前的人——是个穿黑衣的男子。

他长得非常标准，像三维动画里合成的假人，领子上有一枚硬币大的纽扣，正发着白光，模模糊糊地照亮了他面无表情的脸。

苍白，毫无血色。

江晓媛一提肩膀，猛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，戒备地打量着面前的人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黑衣男子像是看不懂江晓媛的戒备，自顾自地提步往前走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江晓媛强压下惊慌，色厉内荏地质问，“你是谁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里是灯塔，我是本地的灯塔助理，”黑衣男子声调毫无起伏地回答，随即又重复了一遍，“请跟我来。”

他说话听起来好像自动答录机，字正腔圆，毫无感情，不像活物。

江晓媛双臂抱在胸前，一动不动，心想：“什么鬼？我凭什么要跟你去？”

她不动，自称灯塔助理的黑衣男人居然也没有等她，他踏着某种奇异又固定的韵律，一声不吭地往前走，动作僵硬又精确。

他是机器人吗？还是僵尸？

江晓媛屏住呼吸，信马由缰地让想象力驰骋了片刻，几乎觉得这黑衣男子下一刻就会回过头来，冲她露出青面獠牙。她被自己的想象力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，忽然发现随着灯塔助理这么一转身，此时唯一的光源也离她远去了。

江晓媛本没有怕黑的前科，这会儿却忽然有种从心而起的寒意，这里的黑暗好像有生命，张着嘴等着将她囫囵吞下去。她后脊蹿起一层冷汗，犹豫了片刻，不情不愿地拔腿追了上去。

江晓媛边走边活动着自己的手腕，她在国外不学无术的时候学过半年跆拳道——可惜跆拳道本身作为一项体育赛事，已经基本被比赛规则限制成了花拳绣腿，更不用说她压根儿没认真学，本来就是抱着泡肌肉男的初衷跟去凑数的，其学习心得基本等同于比别人多做了几套广播体操。江晓媛努力地回忆着教官教的那些招式，评估着自己能撂倒前面这个人的可能性。

就在这时，一道强光突然刺痛了她的眼睛。

江晓媛看见广袤的黑暗中有一道笔直的光柱横扫而来，那光凭空生出一股，一眼望不到头，长而笔直，犀利而雪亮，好像从世界尽头席卷而来，摧枯拉朽一般地破除万丈黑暗，转眼就杀到了她面前。

她不由自主地将双手挡在眼前，那光柱从她身上碾压而过，又继续朝着不可

知的方向奔涌而去。

引路的黑衣男子终于再次开口，说了句人话。

“不用怕，”他说，“只是灯塔的光柱，上来吧。”

江晓媛随着他的话音抬起头，整个人呆住了——

她看见黑暗中有一条浮在天桥，影影绰绰地架在无限阴影深处，像是连通着另一个世界，每一个台阶都好像浮在空中，前途未卜。

自称“灯塔助理”的黑衣男子站在两层浮阶上，半侧过身，冷漠地冲她伸出一只手。江晓媛看见他那偏棕色的眼睛里有一层一层、如流光溢彩似的纹路。她情不自禁地脱口问：“你……是人吗？”

“这是三号区域中所有平行空间的监测站，”灯塔助理好像没听见她的问题，居高临下地说，“你知道什么是‘平行空间’，对吧？”

江晓媛并不很清楚，她的荣誉毕业证上只有一个被压扁的烟灰缸，闻言把一双眼睛瞪得溜圆。

灯塔助理不以为意，淡淡地解释说：“世界上有无数时空与你所在的时空并行存在，它们永远不会有交点……简单说吧，假设你走在十字路口上，你可以转入任何一个方向，选择直行的你，选择左转的你，选择右转的你，甚至选择后退的你将会从这一刻开始，引发一系列完全不同的事件，也就引发了四个平行空间，每个平行空间中都会有一个你的存在。”

突然有了四个分身的江晓媛面对着自己的三头六臂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“每一个灯塔管着一定范围里的平行空间，”灯塔助理说，“灯塔检测到你所在的时空将会发生时空震荡……就像地震——我是本次震荡的监测员，由于你在时空发生震荡时，刚好身处震点上，现在你暂时被震脱了原有时空，我们马上将你送回去。”

江晓媛干笑了一声，心想自己不是碰上神经病了，就是在做梦。

可这声势浩大的奇景实在不像是寻常的神经病能弄出来的，她那被“吃喝玩乐”与“买买买”占据的脑子里，也不太可能做出这样还有理论依据的梦。

江晓媛不由得回望一眼，来路漆黑一片，除了前方灯塔助理领子上的微末光源，她别无依仗。她有种自己正踽踽独行的错觉，一股毫无来由的恐惧冲进她心里。

“哎，你刚说要送我回去，我回程票多少钱？刷卡行吗？”

灯塔助理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仿佛她只是放了一个空虚的屁。

“好吧，你说的那个……那个平行时空，”江晓媛艰难地放下身段，试图和神经病沟通，“就是能让人重新回到小时候之类的吗？”

灯塔助理尽职尽责地纠正了她愚蠢的看法：“你方才可能没有完全听懂，假如你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，那里将成为另一个平行时空，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了。”

还是个认真的神经病！

从小物理、数学没及格过的江晓媛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准备走一步看一步。

他们行至台阶尽头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、如同要冲破宇宙的高塔。

江晓媛用力咽了一口口水，跟着灯塔助理走进高塔，倘若她能稍微读点书，大概会觉得自己像畅游地狱的但丁，正走着一条不可思议的路。

灯塔中有星罗棋布的光，乍一看彼此交叠，其实互相并无干涉。两人一路走到了高塔底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台，像中学老师的讲台那么大，高台旁边飘着各种看不懂的坐标数字。

江晓媛的脑子里却“嗡”的一声响——她看见台上摆着座椅与方向盘，分明是一辆车的驾驶舱！

后视镜上挂着熟悉的挂件，安全带安安静静地垂在一边，安全气囊弹出了一半，细碎的玻璃碴悬空静止，好像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精确截图。

对了，她想起来了，自己撞了车！

江晓媛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又一步。

灯塔助理打了个响指，台上蓦地灯光大亮，被照射成一部灯光聚焦的舞台，而江晓媛就是那个即将粉墨登场的小丑。

“不……”江晓媛不住地往后退去，语无伦次，“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不能把我送回去，我不能回去！”

灯塔助理：“你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，被时空风暴扫下来，总要被送回原本的时空坐标的。”

江晓媛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他玻璃球一般剔透的眼珠：“我撞车了！你看不见吗？你瞎吗？前挡玻璃都碎成那样了，我连安全带也没有系，我会死的！你有病是吗？”

灯塔助理神色不变，灯光在他脸上打出一圈瓷一样的莹白。

他像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形容器：“那说明这个时空中的你本来就应该在这个

时间点死去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江晓媛目瞪口呆。

“见死不救是什么逻辑？这是个变态吗？”江晓媛感到自己颈侧的血管“突突”乱跳，她心想，“这地方太变态了，人也变态，不行，我得跑。”

灯塔助理向她走来：“传送马上开始了，请您过来一些，以免传送发生偏差……”

江晓媛的手在斗篷下剧烈地颤抖着，突然，她猝不及防地向前一扑，猛地将肩膀将灯塔助理撞到一边，谁知这灯塔助理看起来身材高挑，人却轻得和纸片一样，被她一撞就侧歪出去，江晓媛没想到居然这么顺利，也愣了一下，但她在关键时刻竟然也是很有决断的，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夺路狂奔。

她向来只擅长涂脂抹粉，跟运动从来八竿子打不着，此时肾上腺素飙升，全身的潜能都被激发出来。

然而她没能跑远，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抓住了。

江晓媛的两条腿还在绝望地往前奔跑，人却不住地往后退去，越是跑，那亮着光的高台与可怖的驾驶舱离她就越近，好像她身后追着个黑洞，无处不在的引力场不断地蚕食鲸吞着她。

色厉内荏的江晓媛所有的勇气终于流泻一空，她快要被恐惧压垮了：“等等！求求你，我不能死……救命！我才二十五岁，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不可以死掉的！我还有……对，我还有工作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，我不能死在这么莫名其妙的地方！救命啊！啊——”

灯塔助理毫无触动：“抱歉，我听不出你这句话的合理性在哪里，任意一个空间中，每一秒的时间单位里，都有无数比你年幼的生命体因为各种原因死去，他们也未必不是独生。只要是生命，没有不能死掉的。”

见江晓媛实在太惊恐了，灯塔助理竟还试着安慰了她一句，他诚恳地说：“你就算现在不死，将来也会死的。”

江晓媛一时间被呛得接不上话。

这时，她的后脚跟碰到了一个硬物，江晓媛猝然回头，发现那高台居然已经近在咫尺了！

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将她往致命的驾驶舱中推，江晓媛本能地挥着胳膊，那些本来凝滞在空中不动的碎玻璃在触碰到她手腕的一瞬间，“活”了过来，沿着既定的抛物曲线形飞了出去，在她手腕上留下了几条浅浅的伤口。